

繁峙民俗文化系列丛书之四

岩山寺详释

YANSHANSIXIANGSHI

主编 常乐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繁峙民俗文化系列丛书之四

岩山寺详释

主编 常乐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岩山寺详释 / 常乐主编.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57-0893-6

I. ①岩… II. ①常… III. ①寺庙—介绍—繁峙县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2482号

岩山寺详释

主 编：常 乐

责任编辑：朱慧峰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 / 16

印 张：10.25

字 数：60千字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13年12月 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893-6

定 价：2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丛书总编：李慧英

顾问：刘燕萍 侯 军

主 编：常 乐

副主编：周 楠

摄影：王爱中

美术设计：闫旭芳

封 面：岩山寺全貌图

封 底：石雕莲花灯盏

岩山情思 | (代序)

常乐先生的新作《岩山寺详释》历经数年辛苦，即将付梓印刷。几次嘱我为该书写序，我自认难担此任，几番推辞未成，勉强应允。我也深知其本意，不是因我对壁画有专业研究，也不是为我文辞华丽，只缘我和岩山寺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天岩村。看着岩山寺的苍松翠柏、红墙灰瓦，听着天岩村古老的神奇传说，游荡在青石铺砌的街巷院落，喝着岩山寺门前清冽甘甜的天然矿泉水，沐浴浸润着深情厚爱，我欢快长大。后虽离乡多年，但天岩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都让我刻骨铭心，更有那神奇莫测的岩山寺让我魂牵梦萦……

岩山寺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繁峙县天岩村。沿108国道至391公里处，远远便可见路南边矗立着一座雄伟的汉白玉石牌楼，由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亲笔题写的牌匾“天赐灵岩”赫然醒目，遒劲朴实，这便是天岩村的大门。进门向南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像天路一般伸向山脚，行十里便可抵达天岩村。

如果是每年的七月底、八月初来岩山寺，走在这十里坡道就像走进了一幅天然油画，亦或是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路两边的层层梯田，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绚丽；雨后天晴的天空蔚蓝如洗，偶尔飘过几丝白云；大地仿佛是厚重的绿色地毯，盛开着万紫千红的花朵，白色的是土豆花，金色的是向阳花，蓝色的是胡麻花，黄色的是油菜花……，即使是绿色，也各不相同，或浓绿，或苍翠，你甚至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种绿色。身处黄土高原都看不到土，有的只是一幅巨大的美轮美奂、浑然天成的艺术品。任何美术大师置身其中也会感叹自然的神奇和自身的渺小。

到了天岩村，首先看到的红墙包围的庙宇便是岩山寺。岩山寺坐落在天岩村西北边的小土坡上，门前是一棵挂满“有求必应”红布条的老杨树。树边是一条小河，长年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寺院红墙的北边、西边是缓缓的坡地，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杨树林。林中间或可见几座残缺不全的墓碑，据说这里埋着几位古代将军。寺院原有东南西北四座殿。北面的正殿早已消失，现在只遗存房基。南殿尚为完好，闻名中外的岩山壁画便在其中。院内有四棵千年古松，树冠遮天蔽日，树干笔直高耸，给古老的寺院增添了许多庄严、神秘。

岩山寺又名灵岩寺。我们现在无从考究这俩名称是何人所取，缘何而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座寺院因在天岩村，故而名中有“岩”。天岩村是个千年古村，古庙宇、旧

院落、老故事比比皆是；特有的节日仪式代代相传，村里任何人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村民相信，各方神圣各司其职，保佑着一村的人畜、庄稼、万物，人也应该以一颗虔诚之心感恩神灵，敬畏神灵，保护神灵。村子南面山口泉水涌洌的地方叫龙王堂。龙王堂有一个十米见方，深达丈余，青石砌成的水池，天然山泉水从池底的石缝汨汨流出向北而去。一条小河将山村分为河东、河西两片。从古到今，天岩村因水好而闻名。村民也因泉水而骄傲、自豪，并自觉地遵循古训科学用水。早晨天还未亮，女人们就起来烧火做饭，男人们便到河边挑水。吃过早饭，男人们便牵着、引着、赶着牛、马、羊到河边饮水。上午河边洗菜，下午洗衣。傍晚夕阳西下，再没有人清洗衣袜，因为这是劳动了一天的牲畜们收工回家前饮水的时间。没有人规定，但习惯自觉养成。新媳妇进门，婆婆首先要告知用水规则。天岩村的水干净，好喝养人远近闻名。相传天岩村的姑娘到外村相亲，有一个特殊动作，就是揭开男方家的水瓮查看，如果水浑浊不清，马上摇头撤退，亲事免谈。

龙王堂的东边是一座山叫塔儿坡。山顶的文峰塔在太阳初升时，影子倒映龙王堂，形成天然一景，村民叫“毛笔蘸砚王”。这是天岩村的灵气风水，主出人才。历史上天岩村出过翰林、进士、举人。时至今日，天岩村仍保留着一个奇特的风俗——每年的端午节，午饭后，全村的少年儿童们都要头顶骄阳去爬塔儿坡，谁爬得早，爬得快，谁就能得到智慧，谁就会聪明有出息。

龙王堂往北，河东是老爷庙，庙门前的两根旗杆直插云霄。新中国成立后，天岩学校就设在老爷庙。我于20世纪70年代在老爷庙上小学、初中，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代。关老爷以他的神勇、威猛、仁义、诚信教化呵护着天岩村的子子孙孙。老爷庙北门街对面的院落是龙厅。龙厅坐北向南，是村民们拜祭龙王的地方。龙厅正对着戏台。据说龙王爱看戏，每年的正月十三和七月初十，村民们都要请龙王到龙厅看戏。龙王高兴了就风调雨顺。村民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幸福生活万年长。

河东五道庙往北，是青石铺就的堡门坡。坡上是千年古堡，修于哪个年代不得而知，但堡墙、堡壕、新堡、藏兵洞或储粮洞仍留存完整。从民间的流传判断，至少在宋朝时天岩村就是一个军民兴建的示范村。河东是军事区，河西是生活区。河西仍可看到古老院落。斑驳的木雕、砖雕依稀可看出当年富足生活的影子。每年元宵节，村民们要表演社火，有棍、有枪、有刀、有三节棍、有流星锤，更多的是徒手对打。有两套节目亘古不变，流传至今。一套是《战方腊》，一套是《金沙滩》。正月十六晚上元宵节玩艺儿表演结束，在龙厅的戏台上必须表演一个固定节目——《武松卸膀》。这一切的内容都与宋朝相关。可以想像一下，宋朝时一个将军儒雅敬业，或者他直接参加过金沙滩大战和政府剿灭方腊、宋江农民起义军的战斗，驻守天岩村堡后，战事不怎么激烈。军士们除了昼夜趴在堡墙上注视

观察十里官道下的平川是否有外敌侵犯，便无所事事。将军便将他参加过的实战案例编排成军事训练套路，闲暇时间操练士兵、民兵。村民们观看、参与训练，天长日久便熟记于胸，代代相传便成了天岩村特有的一个文化遗产，也许这就是文化的渊源之一吧。

天岩村的神多，庙多，还有五道庙、山神庙、狼神庙、土地庙、奶奶庙……村民们将神灵放在心上，讲究的是心诚，人敬神，神佑人，天人合一，自然天成，山村的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在这诸多寺庙中，村民们最看重的是岩山寺。天岩村人称之为“大寺”。大寺是天岩村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是天岩村的魂。

岩山寺是神秘的（也许正是神秘保持了人与寺的适当距离，客观上保护了岩山寺）。自古以来，村民一般不进寺院。未成年人更是魂魄不全，别说进寺，走路都得绕道。女人们只有每年农历四月十八进寺一次，为自家的孩子在奶奶庙前（奶奶庙在岩山寺内）烧香许愿，祈求平安。

我第一次进寺可能是四岁。我自己并无记忆，但我的第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切。一个傻孩子，手里拿着一朵花，脸上挂着泪。据姥姥说，那天，村里来了照相的，大舅抱我去照相，我却一点也不配合，还哇哇大哭。为了哄我，大舅把我抱进大寺摘了一朵芍药花（岩山寺院内以前种植许多芍药花）才有了我的第一张照片。但照相后我就病了，高烧不退，大舅也因擅自抱我进寺冲撞了神灵而挨了姥姥许多责骂。多亏姥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烧香摆供，磕头许愿，求各路神灵宽宏大量恕我年幼无知，保佑我平安健康。

有了这次惨痛经历，童年时期我再也没敢靠近过岩山寺。只是坐在堡门坡上姥姥家大门口的石头上，远远望着大寺旁的参天杨树和寺内的古松红墙，想像着神仙自由快乐的生活。夏日傍晚太阳掉入大寺背后的树林，我想像着太阳去了山的那边。那边的人肯定吃得饱，穿得好，过着童话里、电影中的幸福生活。岩山寺的神秘，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无限遐想。

岩山寺是神圣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气。一般人不可撩动半分。只有每年正月元宵节前，河东的五道庙、河西的上街要搭两座牌楼。牌楼上必须装饰大寺院内的松树枝。上树砍剪松树枝是个特殊工作，必须是享有祭祀资格，可以在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特定人员才有此殊荣。搭牌楼掉下的小树枝，孩子们争相捡抢，然后飞跑回家，让大人插在自家门上。那不是一枝普通的树枝，那是神圣，那是运气，那是一家人一年的平安幸福。

岩山寺是神奇的，岩山寺壁画被喻为挂在墙上的清明上河图，享誉海内外。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山村会有那么多的庙寺、传说？为什么金代的那个叫王逵的宫廷画师，别处不去，而到了岩山寺？是天岩村的什么东西吸引了王逵，让他到此之后再无他求，气定神闲全身心投入，历经数年，倾尽心血画下了如此不朽之作……对古人的生活我们无法复印，对古

人的思想我们更无从猜想，只能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神奇。

岩山寺壁画是国宝，震惊世界是1973年，之前连近在咫尺的天岩村人也无人谈起。据说是抗战中，一日本军士（入伍前是美术学院教师，专修壁画）偶然去了天岩，看过一眼岩山寺壁画，便终生难忘。战后，该军士侥幸活着回国继续从事美术教学研究。岩山寺壁画一直让他放不下。1972年中日建交后，该学者向日本方面提出想再去岩山寺看一眼。他说不清岩山寺的具体方位，只记得是在山西北部。我国政府才得知有这样一件珍宝藏于民间。经排查确定天岩村的岩山寺就是日本画家说的那个神圣的地方。于是中央美院教授潘挈兹带领弟子学生一行数十人来到天岩村安营扎寨，清理寺院，临摹壁画。

天岩村沸腾了，村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北京人，第一次见识了日光灯（天岩村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通电），第一次发现用铅笔可以画相片（素描，速写）。我们一群学生娃更是被突然涌入的大量外来信息冲击得神魂颠倒，一下课便跑到大寺门前的河边，坐在石头上看北京人画画、洗衣，听北京人说好听的普通话。如果有幸被哪位教师学生看中，还可以当一回人体模特，摆个姿势一动也不敢动，好奇地瞪圆双眼，等待着画画，享受着被画，当然画是会送本人的。双手轻轻地捏着素描纸的两个角，激动得心快要跳出嗓子眼，拿回家贴在自家墙上，会招来左邻右舍几番赞叹。自己更是一有时间便悄悄端详画像，心中涌出无限向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了北京，如何才能用一支普通的铅笔画出眼中的世界，心中的美好。也许当年的王逵画的就是天岩村人，也许墙上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祖先，也许……

岩山寺壁画至今没有一本论著。世人对它的认知了解只有文物部门简短的说明“岩山寺创建于宋代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短短百余字，说清了历史渊源，道明了地位特点，但我总觉得太过粗浅、简单、呆板，丝毫反映不出岩山寺的内在蕴涵，常乐先生的《岩山寺详释》弥补了这一空白，为岩山寺制作了一张“个人简历”。你要想了解一下岩山寺壁画，请先看常乐先生的书。你要想领悟岩山壁画的真谛，那么请你必须来天岩村，只有身临其境，零距离观赏接触，用心去感悟，才能体会到她的神秘、神圣、神奇，触摸到她的心跳血脉，勃勃生机。天岩村除了岩山壁画，还有那山、那水、古堡、夕照、梯田，传说……

中共繁峙县委宣传部部长

刘慧萍
2017.11.

目 录

一、岩山寺的历史沿革	001
二、王逵及其岩山壁画	003
三、岩山寺的现状	007
(一) 现存实物	008
(二) 所存建筑	014
(三) 过殿内的塑像等	023
四、岩山壁画——《岩山上京图》	029
(一) 西壁壁画	029
第一部分：释迦牟尼佛及其妻子耶输夫人、胁侍等前世的善行， 以及为其授记、成佛之因	030
第二部分：释迦牟尼佛降生以后，成佛以前的故事	048
第三部分：释迦牟尼佛成道时的故事	091
第四部分：释迦牟尼佛现变，即成道后普度众生的故事	099
(二) 东壁壁画	114
(三) 北壁西稍间壁画	139
(四) 北壁东稍间壁画	148
(五) 南壁东稍间壁画	151
后 记	155

一、岩山寺的历史沿革



在五台山东台的北麓有一座千年古寺——岩山寺。她位于繁峙县城东南四十公里的东山乡天岩村（北纬39° 13′ 45.5″，东经113° 39′ 2.2″，海拔高度1409米）。原名“灵岩院”、“灵岩寺”等。始建于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以前。因寺内南殿（也叫“过殿”、“文殊殿”）内的金代壁画被专家、学者誉为“亚洲第一壁画”，而闻名于世。

据岩山寺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无题碑”碑阴题名，可知在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修缮和绘制工作。到了金代，岩山寺成为五台山真容院（今称“菩萨顶”）的下院。



岩山寺现存的山门、钟楼、东西配殿、南殿等，在元、明、清历代均有修葺。1973年岩山寺壁画被发现，1974年国家组织专家临摹。1982年3月12日，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国家拨款按原样修葺了东、西配殿。1999年国家拨款对东院进行了全面维修。2001年国家拨款对南殿进行了落架大修。2012年国家拨款对院内地面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全面硬化和修缮。

为何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建造如此宏大精美的寺院，从地理位置看，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的天岩村很偏僻，而在明代以前，到了盛夏朝台的季节这里很繁华。那时，现在朝台的通道——羊眼河畔，每到汛期，河水上涨，无法通行，或者随时都有暴发山洪的可能，行人没有安全保障。

天岩（明代之前叫“天延”）村南面最高的山叫天山。沿天山山脉可直达鸿门岩（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黄毛野梁”）去往台怀镇。也可以从仿城沟村，到达茶坊村，去往台怀镇。

为了安全，“走梁不走沟”是古人出行的基本理念。这样，天岩就成了通往台怀镇“走梁”的通道。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地信徒来这里布施呢！（现存的铁钟、罄上的铭文为证）

在进入五台山地区的北门口，建造一座寺院，迎接四方的信徒。到了金代被扩建修缮得如此精美宏大，也就理所当然了。



二、王逵及其岩山壁画



据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无题碑”碑阴题名中记载，岩山寺水陆殿壁画绘制任务是由“御前承应画匠王逵”携“同画人王道”等人来共同承担的。在南殿西壁壁画的南侧上部有“大定七年前□□二十／八日画了灵岩院普□□／画匠王逵年陆拾捌／并小起王辉宋琼／福喜润喜”的字样。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逵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岩山寺南殿西壁上。这两处题记告诉我们，岩山寺壁画的创作和绘制都是由“御前承应”画匠王逵领导着画工们完成的。

从“无题碑”碑阴题名中“御前承应画匠”可以得知，王逵在金朝宫廷中服过役。按照当年的吏制，王逵这位隶属于少府监图画署的“图画匠”，也在“宫中诸局分承应人”范围之内。

从南殿西壁壁画题记“画匠王逵年陆拾捌”中，可以推知王逵应出生于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北宋灭亡时（公元1126年），他应该是27虚岁，学业初成的年轻人。

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汴京聚集着大量宫廷画工，金人攻陷汴京后，曾把这些画工和其他的艺人及手工业者大都掳走，王逵也是北宋画院入金的画家，只因他不愿侍奉金主，才返乡作画的。这种观点略显牵强。

首先，在大金建国（公元1115年）之前，王逵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处在学艺阶段，不可能被征调到北宋的画院。从大金建国的公元1115年到北宋灭亡时的公元1126年这段时间内，北宋忙于征讨以宋江、方腊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征伐辽朝，重武轻文（特别是书画），是必然的现实。在这段时间内，年仅20多岁，学业初成的王逵，被征调到北宋画院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其次，如果王逵27岁前就入北宋画院，被掳到金朝后，不愿侍奉金主，返乡作画，他就不是金朝的“御前承应画匠”。如果他是北宋的“御前承应画匠”，在隶属于金朝统治的繁峙，书写人张圆、李琮题名时，就不会，也不敢题“御前承应画匠王逵”。

南殿一角斗拱



再次之，据史料记载，金太祖完颜旻在位期间，因战事繁忙，并未修建宫殿。第二代皇帝金太宗完颜晟继位后，于公元1124年，命汉人卢彦伦主持修建都城，历经金太宗、金熙宗两代才建成，称之为上京会宁府，亦称上京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上京城为我国中世纪最北部的都城大邑，也是金朝第一都。公元1142年8月会宁府的宫殿工程已经基本建成，但祭坛、庙宇等设施仍在继续修建。

从金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到金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在这18年间，正是金朝大修上京会宁府的时候，需要大量能工巧匠，此时的王逵（25岁—43岁），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内的某一年，他被征调到大金画院，成为御前承应画匠，彩绘新修的上京会宁府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公元1149年，金朝内部发生了宫廷政变。完颜亮（金熙宗完颜旻继父之子）联合亲信将金熙宗完颜旻杀死，自立为帝，称为海陵王。海陵王继位后，为了掩盖其杀兄、弑君“同室操戈”的矛盾，就以上京会宁府偏于东北一隅，物质运输与公文传递有违误等理由，于公元1153年将金都迁往燕京。

大金迁都燕京后，海陵王为了掩盖自己弑君的罪行，不留有金熙宗统治的痕迹，消除金熙宗的影响，巩固自己的皇位，于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下令毁上京，将上京城的宫殿、宗庙等夷为平地。同年八月，海陵王下令撤销上京留守衙门，罢上京称号，只称会宁府。至此，上京会宁府不再有往日的繁荣景象。

参与修建上京的工匠虽然不至于像毁掉宫殿、宗庙那样被“毁”掉，但也绝不会让他们再留在上京，更不会将他们带到燕京。更何况这些工匠大都年逾花甲，像王逵这种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也到了告老还乡的年龄。

据此推理，王逵应该是在这次（公元1157年）“毁京”事件中，或者是在迁都（公元1153年）时，被告病或告老还乡的。根据我国古代的“告老还乡”、“告病还乡”制度可以推断，王逵是现在的繁峙县，乃至就是天岩村人。

据岩山寺“无题碑”所记，“御前承应画匠王逵，同画人王道。小木匠人都料王敏、檀明、苏明。书写人张圆、李琮。”可知，在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画正殿壁画时，王逵已59虚岁。书写人张圆、李琮题名时，仍将王逵称为“御前承应画匠”。据南殿西壁壁画题记，于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画南殿西壁壁画时，王逵已68虚岁，其署名应该是王逵本人所题，自称“画匠”，而没再题“御前承应”。这也和时下的习俗一样，某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别人仍习惯或敬称其在任时的官衔“某局长”等，而他本人不再以领导身份自居。

这应该就是在金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离开上京还乡的王逵，在“无题碑”（公元1158年）和“壁画题记”（公元1167年）中署名时出现“御前承应画匠”和“画匠”差异的原因。（实际就是“别人题名”与“自己署名”的缘故）

再说，“御前承应画匠”也不是专门的职称或官衔。“承应”是指歌伎、舞伎等艺人应宫廷或官

府之召表演侍奉。“御前承应画匠”就是应宫廷之召，侍奉皇家的画匠。王逵还乡只是不再“应宫廷之召，侍奉皇家”而已。

据岩山寺“无题碑”可知，正殿的壁画《水陆画》竣工于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在当时，《水陆画》有现成的范本或蓝本，像王逵这样的大画家，早已不知画了多少遍，无需构思创作。更何况有“同画人王道”的协助，所需时间，也不过一两年。

据南殿西壁壁画题记可知，南殿壁画竣工于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与正殿的壁画竣工时间相差了9年。南殿所画的内容，给了王逵很大的发挥空间。在这9年中，王逵可能只画了一座南殿。近100平方米的壁画，耗时9年，可见工程之大，绘艺之精。其中最耗时费力的应该是构思、创作的复杂与精妙。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岩山寺最为珍贵的是南殿的壁画。由于王逵学徒在北宋末年，所以从岩山壁画的画风上来看，和北宋工笔画派很接近，这反映出北宋乃至更早的绘画特点。壁画中出现的人物无论是君王、太子、嫔妃、嫔女，还是下层百姓都穿宋朝汉人的服装。

这是因为，金熙宗即位前曾受学于汉人文士韩昉。他能用汉文赋诗作词，喜雅歌儒服。即位以后，尤勤于汉文典籍的学习。公元1135年，他对女真旧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勃极烈辅政制，采用辽、宋的汉官制度。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金熙宗又作进一步改革，正式颁行官制及换官格（即将原女真、辽和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按功勋授予女真贵族以不同的勋爵和封国，进一步加强了相权，并规定了百官的仪制与服色。从此以后，大金官员与百姓的风俗、服饰等逐渐汉化。

从学艺有成的某一年被招进宫服役到公元1153年（或1157年），王逵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上京会宁府”。他亲眼目睹，并亲自参与了上京会宁府都城的修建和彩绘工作，可以说上京会宁府都城凝聚着他大半生的心血和汗水，整个都城的繁华盛况他是了然于胸。公元1157年，海陵王下令把“墨迹未干”的上京城毁掉，并将在上京城工作、生活了30多年（最少也有20多年）的工匠都遣散回乡。王逵等工匠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王逵有了这段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经历，在绘制岩山寺南殿壁画时，就把珍藏于心中繁华的上京会宁府，通过神秘的佛传故事巧妙地留在了岩山寺的墙壁之上；西壁上绘的是金都上京会宁府宏观的整体视图；东壁、北壁等处绘的是金都上京会宁府宫殿、寺庙、祭坛等主要建筑的视图。同时，他把大金的城乡社会风貌，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大事，通过佛传、佛本生故事都“记”在了岩山寺的墙壁上。有了如此的良苦用心，才创作出这些比其他单纯佛教题材的壁画更生动的惊世之作。因此，岩山壁画从美术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可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媲美；从“纪实”的深度、广度等历史价值来看，要远胜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在我国古代壁画中，建筑图案多是以衬景来设计的。而在岩山壁画中，建筑图案却大大超过了衬景的范围，成为壁画的重要内容，其篇幅占到画面的一半以上。这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而且富有科

学的研究价值，同时透过画面可以窥视作者的人生阅历，以及创作者的“别有用心”和构思的精妙独到。

岩山寺南殿的整个壁画布局合理，气势恢宏，勾线重彩，沥粉堆金。连壁大幅的宏伟构图，人物、山水、界画等描绘技巧，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虽然表现宗教内容，但是画中人、神、佛摆脱了佛教神秘虚幻的印象，都用社会生活中，众多的人物形象来表现。其画面，不单有恢宏的宫殿庙宇，还有市井乡野的百姓生活场景。无论是人物、建筑，还是场面、情节都刻画得准确生动，细致入微，可谓是大家手笔。

岩山壁画简直就是一幅表现宋、金时期的都市风情画卷。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各个细部，又独立成幅，呈现为结构奇特的巨幅画和连环画。如果不是画在寺庙大殿的墙壁上，如果不是有那些具有佛教色彩的榜题作提示，那么，便是一幅反映当时生产生活的连环画，是一部记录宫廷与民间生活现状的“史书”。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所绘的是汴京盛况，那么岩山寺南殿壁画所绘的就是上京会宁府的盛况，应称其为《岩山上京图》。通过这幅壁画，我们可以看到文献中记载的上京会宁府宫殿、寺观的辉煌及其市井的繁荣。

因此，这幅极为精彩的岩山壁画，不仅是研究宋金时期宗教、建筑、美术的宝贵资料，而且是研究上京会宁府都城弥足珍贵的稀世史料。

岩山壁画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佛教题材的壁画都是画匠按照自己学徒时所学的蓝本而作，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根据墙壁面积的大小取舍不同而已。岩山壁画，则是宫廷画师在这偏远的山村无拘无束地作画，摆脱了蓝本的约束，尽情地挥洒，创作出了这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佳作。

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岩山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修缮和绘制工作。这次修缮不但有严格的组织和规划者、管理者，而且在施工中，木匠、泥匠、瓦匠等一应俱全，同时内檐装修、画壁等项目分工细致。为何会有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全面修缮呢？

王逵还乡，虽然不是正常的告老或告病还乡，但是有着“御前承应”这段历史背景，自然也是衣锦还乡，在乡里可谓是德高望重，一呼百应。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造福乡里，周边乡民定会奔走相告，积极参与。王逵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大规模的修缮工作中，他虽然不会担任“领导”职务，也不会具体去组织，但建言献策那是必然的。对于他的建议乡民们定是言听计从。因此，在他的建议下，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尽善尽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岩山寺的现状



岩山寺的院落坐北朝南，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占地4000多平方米。现存建筑有东门及其上面的钟楼，垂花门1座，东配殿7间，西配殿3间，僧舍3间，南殿5间，以及于2001年在西北角修建的8间房屋（供管理人员居住），南门1座。

院内有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由天延村李旺、李记二人所栽的松树4棵，2010年7月测量，距地1.3米处的围粗分别为242、198、197、182厘米。这是繁峙境内唯一有树龄的古松。





石香炉

(一) 现存实物



刻于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的石香炉身1尊。其身为八棱柱形,高32厘米,每面宽11厘米。(现在的天岩村,历史上叫天延村,何时由“延”变为“岩”,因何而变,无从考证)石香炉身上刻有院内四棵松树的栽种时间和栽种者的姓名。

莲花香炉1个(年代不详)



莲花香炉